

詩

經

剖

疑

詩經剖疑卷之

閩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國風

大序曰風雅頌者聲樂部之分名風十五國風是也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諷上主文而講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愚按風為八卦之巽深入于物而無迹上之化下與下之諷上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但事兼美惡未必專刺義取通行未必專刺乎上然太史循行而采之太師入樂而奏之其大指在于諷諫閉

邪而歸之正，以成主德之美，即瞽奏樂，工執藝事，以諫之謂也。序又云：至于王道衰，禮樂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按正變之說，即序首治國之音安，以樂亂國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各繇于政事，風俗之不同也。但先儒所分二雅之正變，尚自近理。至以二南為正風，幽十三國為變風，似失之遠矣。夫幽係王業根本，豈得為變乎？叙詩二南在前，故幽不宜與列國並，而以之為殿，是亦返本還源意也。且列國分茅，俱在文武成康之世，豈其初政

事即乖風俗即敝乎愚謂一雅之內而有正變則一國之風而亦有正變庶幾于例不相悖耳按詩傳以七月一篇為豳風鷓鴣已下屬魯風愚謂合此七篇俱魯風也夫子魯大夫以魯風為殿于事理亦順其不明言魯風者何也七篇舍周公無詩焉故不得崑謂之魯也魯有變風與否或曰寄之于齊耶

周南

周國名南者南方諸侯之國在岐周之南也即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古公亶父始居其地至

文王作都于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召
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為政于國中而召公宣
布于諸侯於是德化大成于內而南方諸侯之
國江沱汝漢之間靡不從之焉此蓋其得之國
中者雜以南國之政而謂之周南也詩凡十一
篇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
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服叶蒲北反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

萊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友叶羽已反
樂音洛

關關和鳴而有節，雉鳴水鳥擊而有別，擊與至古字通用，言其情好篤至而有辨別，不亂相匹也。窈窕幽深玄遠之義，註謂起興以喻后妃之德，幽閒貞靜而為君子之佳匹矣。然幽閒貞靜與擊而有別四字，若不相蒙，則何所取而起興耶？竊謂此章係言人君求賢之意，首句重關關和鳴，不重擊而有別，即以賢才論之，謂其篤至于倫常，而又有條理差別於義，亦通在河之洲，言其處於水中之洲，深而且遠，起下窈窕二字。

殊有情。淑女好逑，俱是比體，以美女喻賢人，屢見之風雅矣。此言賢人雖同聲氣而和鳴，然所處在岩穴幽深之地，歲器待用，不汲于求合也。如淑女然，歲之深邃而君子蓋樂求之為匹矣。荇菜根生水底，參差搖曳，難于把捉，亦如賢人之在野，而物色之之難也。流者順其流而取之，左右言或左或右之無方也。寤寐求之，言或寤或寐之無時也。思想服習也，輾轉反側，卧不安席也。寤寐而曰思服，思服而曰輾轉反側，則思之深而求之切矣。倘不曰比而曰賦也，是真

為文王而思后妃矣。后妃雖賢而能成內助之化。然文王未婚娶時，何以知后妃如此其賢而。他日必然成我內助者乎。且文王為世子，問安視膳，朝于王季，日三恐，亦無暇于求內助之。若是切也。孟子云：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亦未聞專倚于內助而必寤寐反側以求之也。使文王寤寐反側以求后妃，則亦不得為文王矣。末章言已得淑女而琴瑟友之，尚為近理，而曰鐘鼓樂之，夫人倫伉儷禮之常也，何至于鳴鐘考鼓如註所云親愛而娛樂之者乎。且與后妃

幽閒貞靜之德甚相違矣。愚謂喻人君求賢，既得則友之，以琴瑟樂之，以鐘鼓是為天下得人而喜樂之也。或曰：如子所云，何以詘賦而信比耶？曰：未得而憂，既得而樂，以言比則于指為遠，以言賦則于義為乖也。夫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言樂乎其所當樂，哀乎其所當哀，即喜怒哀樂中節之謂也。如以鐘鼓而樂乎，后妃則亦不得為中節矣。或曰：然則關雎何以為鄉飲之樂乎？曰：鄉較之中，賢才淵藪，歌此樂者，蓋祝賢才當為世用，而不終於岩穴之謂也。此固

尚齒之列，而寓尚賢之意也。先儒以周道衰而
關雎作，言國無仁賢則國非其國也。杜欽曰：佩
王晏鳴，關雎歎之言，暱于內，寵則怠于求賢也。
夫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而豈徒然者
哉。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葛覃二句如二三章並用之者則不拘韻已下倣此 喈叶居奚反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

音亦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
否歸寧父母 叶蕪彼反

毛詩箋曰葛所以為締紘女功之事煩辱者序
云葛覃后妃之本也周自后稷以農桑為務歷
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重織
紝之功相與服習其艱難詠歌其勞苦此王業
之根本也葛葉茂盛灌木叢陰之時北方多在
五六月周禮仲春會男女度此時女婦之嫁于
夫家已閱季矣是亦寒暑載更易裘為葛之時
矣故因葛覃而起興也覃延施移也言其蔓生

之不一也。萋萋茂盛貌。莫莫則茂而且密矣。漢
煮也。精曰絺，粗曰絺。此言盛夏之時，葛既茂矣，
於是采之治以為布，而被服之無厭焉。蓋親執
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愛之，雖極粗
敝而不忍厭棄也。師保姆也。言告告其君子也。
蓋欲歸寧不敢直告于君子，亦必因師以致語。
慮其妨于褻也。薄少也。去污而曰污，猶治亂而
曰亂也。澣濯也。私燕服也。衣禮服也。燕服不宜
使人見，但云潔之而已。禮服則不妨于澣濯矣。
害何也。害澣害否。言揀擇之細從容而不迫也。

問歸寧父母何以頻行澣濯其衣服耶蓋初為
婦者責任頗繁息肩匪易計此數月之內凡佐
其夫子以致敬于宗廟社稷者必事事周詳無
媿于婦道而後可以歸寧其父母故雖一衣服
亦無暇于浣濯而狀其辛勤煩苦之至也葛覃
后妃之本蓋指此

葛覃三章章六句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叶戶郎反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虺音灰隤音頽

隤音頽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來傷
陟彼朶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卷耳草名頃筐竹器周行大路也崔嵬山之高
者岡山脊也石山戴土曰朶虺隤馬不進也玄
黃馬變色也卷耳易采之物頃筐易盈之器采
之采之而不能盈則其心必有所奪矣嗟我懷
人真彼周行蓋謂所懷之君子行役于外其婦
人身在閨閣而心則常真諸道路間真猶推心
真腹之真也陟彼崔嵬三章皆想像其夫子登
中越嶺不特勞人即僕與馬亦俱病矣之狀為

君子者亦姑酌彼金罍勿致傷懷之過甚乎蓋以酒能解憂與勞愛之至也婦人以夫子為家則曰馬曰僕併其夫皆得稱我也此即寘彼周行之景象也若謂登高乘馬酌酒解憂俱為后妃之事則有所不通矣韓詩說云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以金飾士以梓詩名物疏云燕禮鄉飲大夫之饗俱有兕觥蓋恐其旅酬無筭吳傲失禮故設此以防其抵觸兕觥善觸令人觀此而思患也初酌金罍次酌兕觥詩人于此有深意焉疏爾雅云卷耳四月中生

子如婦人耳中璫亦謂耳璫草此詩似亦婦人
以夫在外而無心于致飾故采采而不盈頃筐
豈無膏沐誰適為容此之謂也且藥性本草謂
之常思菜即以興起懷人之意周行大路猶可
言也曰崔嵬曰岡與硯豈不傷勞之甚而僕與
馬俱病乎曰僕與馬則大夫可知矣序云卷耳
后妃之志又當佐君子求賢審官詩傳則謂
周王遣使求賢閔行役之艱而勞之以卷耳也
審如是其即魴魚頰尾王室如燬之時乎魚之
頰尾馬之玄黃其義一也

言絲月言一
卷耳四章章四句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纍猶繫也綏安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荒奄也言芘覆也將者日就月將之謂
南有樛木葛藟繫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縈旋結也成者視履考祥之謂木下曲曰樛葛
藟藤之蔓生而盤薄者味南有二字即指汝墳
江漢之間下文南有喬木可為互證未必為衆
妾之指后妃也且謂君子即后妃於類亦未甚

叶或謂南國之人以受庇歌文王君子即指文
王或謂南國君子被服文王之化其德能逮下
而衆人以福履願之按前說即詩傳謂諸侯慕
文王之德而歸心于周後說即詩序以為逮下
也愚按草木之性多向陽樛木在南則葛藟亦
向之繁上而升也樂只君子便有一旼陽和氣
象故福履之綏亦纏綿如葛藟然履在下之物
惠逮下者福亦如之且與下曲之木相照應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羽說說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說音莘
振音真

言九一
六
九
蠡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蠡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蟻蟻兮

蠡斯蝗屬詵詵致言貌疏爾雅云蠡蝗之屬好
奮迅作聲而飛也薨則群飛而其聲薨也然
矣揖也歛翅而不張如人之揖讓所以趨也入
阜也舊說以后妃不妬而子孫衆多如蠡斯之
交于蚯蚓而種類繁衍如此愚按虫族俱繁非
獨蠡斯為然且蠡與蚓交異類相接以喻后妃
之不妬其可乎竊謂此詩與堯典羲和豳風七
月之意相同蠡斯之羽遇春而欲鳴則為東作

之候故曰振_匕而動起也至夏而群飛則盛長
變化而不已故曰繩_匕即平秩南訛至厥民因
之時也至冬揖_匕而收斂則為蟄藏之時故曰
蟄_匕即厥民隩也于宜字始有歸着于孫即公
子公姓公族之類必先教家而後教國此之謂
耳

螽斯三章章三句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夭起興言桃少好而華灼終必結實而長葉也菁實之盛也蓁蓁之盛也註曰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昏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之子之賢必有以宜其室家也愚按周禮仲春會男女故以桃夭起興女歸三月而婦功畢故曰有菁其實始言室家男先女也次言家室婦任專也至一家之人宜之則家道成如葉之蓁蓁矣宜字即前章宜字之子即子孫之謂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于城

置音嗟
于余反

肅肅兔置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仇叶渠
之反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肅上整飭貌置罟也丁上椽杙聲言椽杙以置

置者中逵九達之道林者林麓之中赳上武貌

于盾也于城所以扞外而衛內也此言化行俗

美賢才衆多雖置兔之野人而其材勇之不露

如此文王德化之盛亦可見矣稱公侯者時文

王未稱王也雅頌稱王者追王以後事也愚按

置以捕兔必用掩襲之術令其不覺而入吾網

中者若極之丁也與夫施之中達林麓而俱肅肅以中于程度為言是掩襲機詐俱所不用以喻武夫之赴也者而乃為堂也正也之師也故曰干城曰好仇曰腹心耳干城但所以自衛而不欲多上人仇匹也公侯好仇猶云聖人之偶非特干城而已腹心者同心同德之謂又非特好仇而已斯歎美之無已也序云德之至也不爭之謂也詩傳曰文王得賢臣于野墨子以文王舉閻夫散宜生于罟網之中亦可為一證

兔豈三章章四句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有叶羽
已反

采采芣苢薄言擷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捋力活
反

采采芣苢薄言桔之采采芣苢薄言擷之

桔音結
擷音潔

采采芣苢車前草其子可治產難者采始求之也有

既得之也擷拾之也捋取其子也桔以衣貯之

而執其衽也擷以衣貯之而扱其衽于帶間也

衽者衣之襟帶者腰之帶也自采之至擷之有

無多寡之序如此註曰文王化行俗美家室和

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采苢而賦其事以相樂

也按車前者謂生于孔道直曰車前瞿曰采苢

瞿兩旁也婦人不敢直前而但于其旁取之故
曰采采芣苢此必婦人望其君子之歸乃擷去
其草不欲使殺車軸云爾

芣苢三章章四句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
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息韓詩作思
泳叶于誰反

翘翘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
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馬叶滿補反

翘翘錯薪言刈其萁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
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萁音間

首章上四句以休求為韻思語助詞也上竦無
枝曰喬木因上竦故休息之上難如錯薪然斯
可刈而伐之矣喬木之下為楚楚之下為萑蒿皆
賤而可薪之物楚荆也萑蒿也江漢游女雖若
可求然實乃于歸非出遊也秣其馬與駒而行
一何駸上乎遊矣故如漢之廣而豈能泳之江
之永而豈能方之也耶泳者回旋曲轉之貌方
者直杭徑渡之貌此因在江漢間而故興此嗟
歎即明河可望不可親之意傳曰文王化南國
男女知禮序以為德廣所及按二措相合

江漢三章章八句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饑

枚音梅飢巨支切

枝曰條幹曰枚調通作朝言旦飢最難忍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肄音異

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汝汝水墳大防以禦水者其狀似之汝水之墳

正周南之地也註曰汝旁之國蓋被文王之化

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

思望之切如朝饑而不可忍也斬而復生曰肄

伐其枚而又伐其肄則已踰年矣至是乃見其

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遐棄我也頰赤也魚勞則尾赤魴尾本白而今赤勞斯甚矣王室紂所都也父母指文王也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也雖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婦人能勞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傳曰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則君子亦指文王矣且與不我遐棄四字有着落不然

則夫子之歸非順而避棄之義為乖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
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瑞物不踐生草不履生虫角端有肉而不觸
蓋獸中之仁者周家以仁厚立國故戒其子孫
以今日之振々然方興而未艾也當如此麟之
仁厚而不忍傷乎物也吁嗟歎詞勉之々意趾
足指定額也詩緝云麟之趾可以踞而不踞麟
之額可以抵而不抵麟之角可以觸而不觸是

其仁也或問定訓額者何曰北方人以男女交
為定或亦即抵之之意乎雖然麟則仁厚矣而
振振之意何可少也周之盛曰振也公子曰子
孫振也又曰振也君子而其衰也為泄也皆也
已矣

麟趾三章章三句

詩經剖疑卷之二

閩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召南

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史記正義召亭在岐山縣西南是矣南字已見上此即其得之南國者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于南方而不敢以係于天子也謂召公為方伯者蓋亦自追王之後制作之時而言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居叶
御反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鳩居鵲巢未必有是事但鵲性屬陽故喜日而男子喻之鳩性屬陰而女子喻之鳩居鵲巢以喻女子之入于夫家也方者居而安之意盈者喜氣充閭之謂百兩御之初在車也將之則送之矣成之夕禮成矣愚按鳩居鵲巢終非美好此章當與下篇何彼穠矣叅看皆刺詞也周自東遷已後諸侯男女相配不問德之與耦但以服御相侈故曰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大凡美其外之優者必其中有

所不足者也鳩居鵲巢非終身得所之兆明矣
或問召南首章即有刺乎曰詩中篇什前後錯
簡多矣且周南召南但指其地而言非即二公
所作亦非即指其盛時也即以周南論之先儒
且謂周道衰而關雎作况其他乎

鵲巢三章章四句

于以采芣于沼于汜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末章二句一韻

芣白蒿汜渚也山夾水曰澗事祭祀之事荀子

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是也宮
內宮公侯祭于外廟君夫人祭于內宮即在公
之謂也夙夜猶言蚤夜自酉至戌是也被首飾
所以益髮者僮匕竦敬禘益敬貌其入祭則
竦敬其還歸則益敬而不敢怠也愚按外廟即
祖廟也在外有助祭者故婦人不出內宮即家
廟也夫人得以助祭非謂公侯之祭于外而夫
人之祭於內也或問夫人自采蘋乎曰夫人親
執蘋不親采蘋作詩者原蘋之自始耳采葛采
蘋其義俱同序云采蘋夫人不失職也故射義

曰士以采芣為節言不失職也左傳穆叔賦采芣以薦趙武亦以不失職為言

采芣三章章四句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降音杭叶呼攻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蕞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說音悅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嘒嘒聲也草蟲蝗屬趨趨躍貌阜螽即草虫冬

日入阜因謂之阜螽此言時物之歸夏以及于冬也大夫行役在外其婦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之登山托言重采蕨上采蕨采薇亦感于時物者蕨薇二三月時始堪采食又自冬而春矣或曰然則子以卷耳之陟崔嵬為非婦人者何曰登山而采蕨尚可以託言若乘騎飲酒則與婦人義太相違矣詩傳南國諸侯聘于京師覲召公而歸心焉是與殷雷相應

草蟲三章章七句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二句一韻

于以威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威音威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下叶後五反

蘋水上大萍也可糝糕而茹中者曰荇菜小則為浮萍矣藻聚藻也葉如蓬蒿盛貯也湘烹也方曰筐圓曰筥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註言大夫之妻當祭祀之時采蘋藻而烹之以為俎奠于宗室西南隅之牖下且以少女為尸備禮而盡誠敬如此故詩詠而美之李象先曰此必大夫行役于外宗婦代夫以祭者然不敢曰祭而曰奠又不敢奠于宗廟之堂上而奠于宗

室之牖下不敢以弟為尸而以季女為尸卑以
自牧合于禮也曰有齊季女則宗婦之為季女
可知曰季女者媵之屬也愚按詩刺多屬孟詩
美多屬季則尸字當作主字看蓋以女為尸者
未見諸經傳也

左氏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
肅尸之亦作主字說

采蘋三章章四句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
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
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杜茇
草舍也憩息也說止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

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
樹而不忍傷也敗毀也拜屈亡如人之拜少低
屈也曰憇曰說尚未能如羞舍之久也曰勿敗
則非但勿伐之而已夕拜則非但勿毀之而已
此見愛之之意愈深按召公之愛甘棠與周公
之懷常棣同意常之與棠其義相通其不忍伐
者亦莫如兄弟而悲傷之之意詩云勿翦勿伐
蓋善體夫召公者耳周以仁厚立國皆二公之
力也孔叢子曰吾于甘棠知宗廟之敬也當是
南國之人思召伯而祀之其廟有棠焉曰爰曰

憇曰說以神之所棲耳社依于樹即此之謂

甘棠三章章三句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
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
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牙叶五紅反
訟平聲

厭浥濕意乃狀其行露也夙夜行之非其時也
下二句即首句而申言之蓋夙夜之必行露行
露之必厭浥也蓋交不一至淫之物鼠晝伏夜

行至黜之物穿屨穿墉與下文家字家即女子
生而願為之有家也此似女子原許字而昏姻
未及時者男子迫之而致訟獄也苟非召公明
允而遂我不從之志則雖為室家亦不免于苟
合矣其實云速我獄猶易之利用獄速我訟猶
易之訟受服皆或然之詞非必有是事也按昏
姻未及時即六禮之未備也上文漢廣之子于
歸言秣其馬則夙夜多露之所為耻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委蛇威
何切

羔羊之革素絲五緘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小羊其色白故以素絲緣之取其相配又喻大夫純白之操退食退朝而食自公言自公朝而來即至自某所也委蛇自得之貌人臣之清白者出入固從容而自得然非威明之世亦未免于憂讒畏譏局促而不安矣或舉論語云緇衣羔裘素衣麤裘則羔明是黑色而此曰色白何也按羔裘古之禮服鄭註論語云黑羊裘也在朝君臣同服是矣但羊質多繇緇而變素物

有以小為貴故羔之黑者人君用之也裘制君
用純似必用羔之純黑者其臣則用褻飾如鄭
風所云羔裘豹飾豹非黑色則羔豈純黑乎恐
羔之與豹皆近于素者也如此則夫子又何以
緇衣而襲羔裘素衣而襲麕裘曰緇衣素衣雖
以色言大抵緇衣只是禮服素衣則私居之服
也夫子狐貉之厚以居故用素衣楊之若羔裘
則朝見之服故用緇衣楊之論語所云重在禮
私二字不重在二色也鄭風緇衣之宜兮此正
司徒之禮服也其曰適館者此固私朝在天子

宮內諸侯入而治事即此篇內自公者非謂緇
衣為大夫燕居之服也朱子既云羔裘大夫燕
居之服其釋檜風羔裘逍遙又云諸侯朝服彼
此自相矛盾矣海虞馮復京辯之頗詳然亦未
知論語緇衣素衣之不純以色論也或問純緇
總俱系以五何也曰純之為義它也緇之為義
域也總之為言聚也獸革而絲緣之則為它矣
其縫飾中之有界路則為域矣至于成功則為
聚矣其以五者謂羔之稍長其數只用五如百
里裘五被之皮是也如羔之小則一裘不止于

五矣姚虞左曰皮革縫皆有謂曰皮則毛在焉
曰革則毛去而韝存耳曰縫則革敝而縫見耳
晏子一裘三十年其必希革而毛見者耶裘良
貴云凡製裘者始縫而絲微既敝之後非絲大
不足以固之故自紃至總自皮至縫儉之至也
按二說俱與詩傳節儉正直之說合惟節儉者
始能正直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
子歸哉歸哉

章首末不用韻者於此見之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雷聲山南曰陽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曰殷也雷聲則在南山之陽矣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既勗其志而又冀其早竣事而旋歸也此章如鶴鳴婦歎之義將風雨則思念其行者亦恒情也按殷雷當喻紂之威令嚴酷即王室如燬之

意我之君子于義無所逃而不敢暇息也歸哉
歸哉者難之也復翼之也詩傳曰召公宣布王
命諸侯服焉蓋取天地解而雷雨作之義耳然
彼時正三分有二文王以服事殷之日也似以
人臣義無所逃不敢遑息者為是

殷雷三章章六句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三叶疏
簪反

標有梅頃筐墜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標落也實梅所結子庶士庶常之士可備大夫

之選者三七數也頃筐筐之淺者言不能多得也堅盡也此喻求賢之當及時不可怠緩然又不宜屑越之也舊說謂女子貞信自守懼嫁或過時而有強暴之辱言求我之庶士當乘此吉日而來夫既云貞信未聞求偶如此其急也防強暴之侵而覲求我之速無是理矣按梅之質素其用可調羹故堪為庶士之興謂者面而語之相見之謂也禮記月令孟夏贊俊杰道賢良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梅實隕落正及其候亦離明相見之時也

標梅三章章四句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
同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
命不猶 弗叶力求反

嘒微貌三五在東初昏時也參昴西方二宿之
名夜深始見此言人臣出于外者雖既昏之後
猶然肅々行役奔命而急公亦豈無在內而安
逸者哉蓋繇所賦之命不同而馬可以勉強為
也至于夜深參昴已見當寢而不遑寢提携卧
具而行寔命之不如人矣又奚怨按三心星五

柳星此處亦不必論但云三五則其不見者尚
多矣曰小星者心在行役見之而恍惚也舊說
謂后妃不妬衆妾皆得進御于君故今之喻庶
皆以小星目之夫進御君所不可言征且妾媵
當夕以得幸為榮尚嗟命乎至欲擬于后妃益
為僭矣或謂衾裯二字婦人為切曰衾被也裯
衾也衾同牀帳也當寢抱衾理或有之抱裯
而性無乃太煩不如以行役者當寢而不獲寢
之為長也小雅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即此
意李象先謂小臣典宿衛者命君命猶殺豫也

此與夙夜在公句較切然周禮虎賁典衛皆正
人也亦不以裸直為耻矣序云惠逮下即小雅
皇華之意言人君能體臣下之勞也然命字作
君命看亦通君之命臣遠近勞逸原自不同豈
可以彼此而並論乎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悔叶虎
洵反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過音戈

水決復入為汜渚小洲也沱江之別者江水至

大尚有汜渚別流之名、豈謂入而愬然無情者乎、之子之歸如不我以其後也、必將悔矣、與猶以也、處猶悔也、過者存而問之之意、嘯歌則形諸詠、歎而悔益深矣、此似期友之詩、江有沱、菑是其意之必有它、曰汜曰渚、皆有所委曲、而不明示之也、其終悔者、外之于前而悔之于後也、倘謂媵妾之不得與嫡偕行、其後為嫡者、被后妃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亦太費周摺矣、

江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包叶蒲苟反

林有樸檉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尫也

脫音兌

白茅所以藉物至慎也若包束乎死麕死鹿則亦無貴乎白茅矣有女如玉當何如其慎重若乃萌其懷春之念而為吉士所誘乎吉士猶美士也非以德言乃相悅其貌之美也猶婦女之稱人為君子也末章極狀其相誘之意戒其勿太周章而動乎巾悅併使厖得而吹之悅動而厖吹將恐為家人所鬪覺矣信當舒遲和緩以冀遂其私也舊說謂女子拒之之詞夫拒入者

其詞直何用此委婉為或問召南之化男女皆
變其不正以歸于正豈復有淫蕩之事曰正不
必如此拘泥也商周之世倦_レ以女謁盛為戒
其化豈能遍及于婦人女子况首二章正惡而
慨惜之_レ詞或刺淫者之欲使人歸于無邪也
然觀何彼穠矣下章則是東遷已後詩因知二
南中未必崑為文王后妃作也序云苑麇惡無
禮也左傳子皮賦以規趙武欲其不以非禮相
加則為刺詩明矣

野麇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雍王姬之車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叶須
綸反

唐棣桃李皆詠其美艷也肅雍和敬貌未覩其人而識其車不指其夫婦之伉儷者為何如而但為王侯之子孫則詩人之意良委婉矣緡綸也絲之合而為綸猶男女之合而為婚也魚之深釣而得之者緡絲綸也王姬之貴其得而娶之者緡禮也禮之或愆于車乘乎何有愚按王姬歸齊與平王值者有二莊元年之王姬所適

言絲不日
若齊襄公也莊十一年之共姬所適者齊桓公也即胡傳亦引詩為證是矣但魯忘弑父之讎而為齊主昏雖有天子之命而公之自娶于齊不可以已乎不刺公之娶齊女而刺公之為齊昏若曰猶有君命云爾此詩人忠厚之意也愚嘗謂魯無風而寄其風于列國此其一耳或問于召南何居曰召公封于燕燕之南即魯之北為接壤也即謂鵲巢之篇直刺齊女之嫁魯可耳

彼穰三章章四句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彼茁者蓬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茁壯盛貌葭蘆葦之屬發發矢也獸兩歲曰豝
一歲曰豞皆指田豕而言壹發五豝猶言中必
疊雙也韓詩說云騶虞天子主苑囿之官吁嗟
嘆美詞愚按吁嗟乎騶虞即吁嗟麟兮之意欲
令司苑囿者顧名而思義也騶虞義不履生草
不食生物亦與麟同言方春時草木發生禽獸
未壯不能行走倘或不禁田獵則一二歲之穉
獸網羅殆盡有失王者好生之德故舉騶虞之

食物有節者以戒勉之也親匕以仁故美麟趾
及物以義故美騶虞詩傳曰虞人克舉其職國
史美之夫惟其不過取者所以為職之盡也已
噫豈後世嗇夫喋匕者流哉

騶虞二章章三句

詩經剖疑卷之三

閩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王風

周平王東遷洛邑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向
來王風系在邶鄘衛後想因錯簡而先儒遂以
周室道衰天子降為諸侯雅降為風不知二南
被文王之化文王實為諸侯及武王周公追王
太王王季夫子方稱其達孝矣豈可自違周制
乃降太王而下同列國乎風雅頌者詩中自有
此體後學因其音節而尋求之曰此風也雅也

頌也命篇想在夫子已前故于刪述之際而相
沿其名目以示述而不作之意愚謂二南之後
即為王風者此也子貢詩傳召南之何彼穠矣
已入王風則王風在二南之後亦其一證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
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
哉

天叶缺因反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
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
哉

穗音遂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
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
哉

噎音咽叶於悉反

黍稷皆穀名苗始生也如憂之初起穗秀也稷
穗下垂如心之醉實結實也稷之實如心之噎
故以起興離_匕垂貌邁往也靡_匕猶遲_匕也搖
搖無所定也人憂則行遲而心無定註曰周既
東遷大夫行役至于故都宗廟宮室鞠為墟莽
故于所見黍稷之離_匕以與其行之靡_匕心之
搖_匕既歎時人莫識己意又傷所以致此者果

何人哉追怨之深也按幽王寵褒姒生伯服遂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弑幽王于驪山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徙居東都宗國顛覆職此之繇詩人之追怨不但平王而且及于幽王也但不敢直指君父之惡耳曰此何人哉又至再至三而曰此何人哉其意深矣詩傳指尹伯封周大夫也按稷為五穀之長以供粢盛其用大其種在春黍為五穀之緒以供釀酒其用微其種在夏二者自有貴賤先後之分今黍已

離離而稷始生苗及至為穗為實能幾何哉以見西周之政貴賤倒置後先失序而致然也中心搖搖者因離_上而搖_上也如醉如噎因黍可為酒而醉噎也是所見者惟有黍而不見有稷也衆人皆醉而我豈能獨醒故亦寧醉寧噎而人不知其所以求也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日之夕矣
羴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來叶陵之反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

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序云刺平王也周時賦役煩重其夫日趨于役而不得歸故其婦人思之味不日不月雞棲牛羊句則知其為供事非行役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人之常也日夕雞棲牛羊下來物之常也今于役而不得息如之何勿思而苟無饑渴者哉其夫子不暇內顧故室人未免饑渴之及也傳云戍者不歸室家思怨鄒氏以為即戍申之役近之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末不用韻

君子陶陶左執翾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桃翾音

序云閔周也人君有房中之樂而執簧招入于房中執翾者招入于舞位若見以為樂矣安知無內愧之念而趨趨然也乎且古字從省非語助詞蓋以君子而勉為賤工則貴者可知矣傳云王好音大夫諷之賦君子陽陽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子還歸哉末不用韻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序云刺平王也為戍申而作其意若曰揚之水非自流之水也水不能自流而或揚之雖束薪之易流有不流矣水之能自流者物斯從之安在其揚之哉周之諸侯役于王室無敢或違及其衰也雖令之而不至平王未能使諸侯宗周而強使戍申焉宜諸侯之不從也故曰彼其之

子不與我戍申周之戍者怨諸侯之不戍之詞也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久戍而不得代之苦也申姜姓平王母家在陳鄭之南而近楚是以戍之戍申未足弁甫與呂而戍之則諸侯益令之而不至如東楚東蒲較諸東薪愈微者而亦不能流矣甫即呂禮記呂侯作甫侯是也按竹書紀年幽王既弒立宜臼于申許男與焉則平王之德甫許當亦德申之亞故與申而並戍之也以東遷新造而一時代三國之戍人力幾何能堪此哉故以揚水為喻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暎其乾矣有女仳離嘒其歎矣嘒其歎

矣遇人之艱難矣

蓷吐雷反左傳魯昭二十六年王次于蓷谷爾雅蓷即蓷也

中谷有蓷暎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歎矣條其歎

矣遇人之不淑矣

脩叶武竹反歎叶息六反

中谷有蓷暎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

矣何嗟及矣

序云閔周也蘓穎濱曰草長地遠則易枯中谷

之蓷旱之所難及也茲既先燥其生于乾者又

燥其生而長者及其甚也則雖其生于濕者亦

不免也。旱及于濕，則盡矣。以譬周俗衰薄，其始也人之艱難者，棄其妻耳。其後入之不淑者，棄之矣。及其既甚，有無故而棄之者矣。故其以艱難而見棄者，則嗟之；嗟之者，知其不得已也。以不善而見棄者，則條然而歎歎者，怨之深矣。及其無故而見棄也，則啜其泣而已。泣者，窮之甚也。

中谷有暵三章章六句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為叶吾木反
罹叶良何反

有兔爰爰雉離于罟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
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罟音孚叶步廟反憂叶一
笑反覺音教叶居笑反

有兔爰爰雉離于罟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
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罟音衝

序云閔周也爰上緩也即泄上之意兔之爰上
宜為網者所獲而反得免雉則耿介之性卒罹
于羅喻小人之容上而獲福賢者之皦上而易
汚也夫天下之禍首亂者之報也首亂者逝矣
而為之繼者受之非其為而反受其禍是以寐
而不動且覺也傳云長弘忠于晉趙鞅殺之

兔爰三章章七句

縣縣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
父亦莫我顧

縣縣葛藟在河之湫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

母亦莫我有

有叶羽已反
母叶蒲彼反

縣縣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
昆亦莫我聞 昆叶古勻反

序云王族刺平王也葛藟生于河上得河之潤
以為長猶王族之依王以為盛也今王遠棄兄
弟而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與昆彼非王族安肯

顧我哉此亦以平王東遷相依母家棄其宗族而言故曰謂他人父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蕭叶踈鳩反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徐儆弦云葛以三月而伐故采葛曰如三月兮

蕭以三秋而成故采蕭曰如三秋兮艾以三年

為久故采艾曰如三歲兮此于歲月雖皆有所

取義然葛可製衣蕭可通氣艾可治病亦皆賢

者之喻也一日不見則賢人疎以有用而置之
于無用反不如葛之與蕭艾之尚可為衣服藥
餌之資也序傳皆以憂讒為言愚謂時人代君
子之憂也憂君子者所以憂時王也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檻檻毳衣如綦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綦吐
敢反

大車嘽嘽毳衣如璫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璫音
門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子不信有如皦日

傳云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愚謂即其室家而
訊大夫之行役者亦可何者大車毳衣皆顯者

之服御也。檻，上噶，上。行役之駮，上。也。毳衣者，用五采繪之，如毛之鮮曜也。如蒺，如璊，則役久而衣敝，其蒙茸綻裂之狀，有如斯耳。蒺，騅也。璊，麤也。皆草名。蒺為蘆之始生，麤即大雅之維糜也。畏子不敢，即畏此簡書之意。故雖爾思而不敢相就，但以生死之誼相要耳。

大車三章章三句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玖，舉。黑反。

序曰莊王之詩也此必當時留賢以借隱若子
嗟子國皆其字也彼留者即留彼之謂也言丘
中有麻以留子嗟矢將其來施也然而紆徐乎
又丘中有麥以留子國矣將其不棄而就我食
乎丘中有李以留之子矣將貽我以瓊玖之重
乎貽我瓊玖即貽我以善言之謂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詩經剖疑卷之四

閩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邶風

邶鄘衛俱以水名詩傳補曰邶水在太山之阜
鄘水出宜蘓山衛水在靈壽界是也武王克商
分紂都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
衛以封諸侯俱殷畿內方千里之地邶鄘不詳
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其後併得邶
鄘之地采風者以其得諸衛者為衛得諸邶鄘
者為邶鄘其實皆衛事也一國而三名之雖為

存舊之意亦以幅幘之遼濶與系衛于王風之
後者夫子殷人也且衛有康叔之遺風焉紂雖
以暴雷而亡其亦勝國之君歟按周書酒誥戒
康叔而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即紂都則康叔
封衛在武王時明矣邶鄘之地或即武庚三叔
之所封也至成王滅武庚誅三監其地即併于
衛亦未可知史記曰周公美康叔不從管蔡之
亂乃其刑賞昭然而示天下以無私者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
酒以敖以遊

謂非無酒之故而廢遨遊以有隱憂于中不能
自遠焉爾故雖汎其流而耿之憂終不可
解也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
愬逢彼之怒

茹受也與吐相反言鑿之于物妍媸無不受也
兄弟擬管蔡愬者諫其非也怒者不見聽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
棣不可選也

棣上閑習貌選責也左傳秦公子鍼曰吾慙選

馬易小畜卦君子以懿文與此同意

憂心悄悄愠于群小觀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

閔病侮辱即群小病而辱之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如匪澣衣憂之甚也衣垢而不澣何憂如之

詩傳管叔封于邶與蔡叔霍叔康叔監殷四國害周公康叔諫不聽三叔遂以殷畔康叔憂王室賦柏舟子曰仁矣吾于柏舟見匹夫不可奪

志也愚按殷紂之俗習為沉湎非一朝夕但吾
紂之暴虐所以忍棄其君而迎王師以救民于
水火之中至于紂亡而武庚立民已去暴而即
其寬安于昏亂之習憚乎維新之政故相與戴
武庚而叛周而管叔本無意于伐紂盍逃而為
吳太伯弗獲而封為邶侯荷監殷之托而乘勢
挾長以鼓群弟而傾周公夫詠篇中之詞曰微
我無酒以敖以遊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是必醕
酒沉湎習染為非不但武庚殷民相沿舊俗即
管蔡之流亦化之矣醉則如寐而茲獨耿々醉

則不寤而茲獨有標醉則依阿而茲獨匪茹醉則喪儀而茲獨棣_匕醉則沉_匕而茲獨悄_匕醉則昏惰而茲獨奮飛凡此內之而懷隱憂外之而愠群小即親如兄弟而且不可以依據况他人乎此其心真如石之堅而不可轉如席之柔而不可卷夫石猶可轉至不可轉則其堅也益難拔焉者矣席自可卷惟不可卷則其柔也有至剛焉者矣故首章之喻汎舟者以言歸周焉不可即殷焉又不可也蓋不樂與之同群也次章之喻匪鑿以言欲吐之不能欲茹之又不能

也蓋雖往愬之而無益也三章之喻匪石匪席者其自矢也威儀棣_匕者其自立也蓋不樂與之同行也四章之喻悄_匕者指憂也其寤標者指痛也蓋寧受閔侮而不自禁也未章之喻居諸者猶醉眼之視日月不見也奮飛者猶醒眼之不能一朝居也夫日月可易則天地皆可易矣奮飛不能則汎舟益無所底止矣夫子于殷微子箕子比干稱為三仁而今日則許康叔一人而已然當時之為康叔者豈易言哉分不能以抗二兄而適逢其怒力不能以制群小而甘

受其侮一心不悔百折不回獨行踽踽自歎自言所以為敦厚之至而夫子稱之曰仁深尚乎其志之不可奪也已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訛兮

訛音尤于其反

締兮絡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風叶為情反

黃正色綠間色以青克黃猶庶之奪嫡也綠乃

王后六服之最卑者如內則命婦之服九嬪鞠

衣世婦展衣女御祿衣是也裏衣用素以顯外
色且志其裘之潔白也上衣下裳周禮注云婦
人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與裳不異其色今綠衣
者以黃為裏而未已也且以之為裳而反居下
焉吾心之憂曷能忘耶然其初染色未成衣之
時其為綠兮絲兮而女之所治兮女即下文乃
如之人也乃如之人逝不古處則思古人實獲
我心而無訛矣治即治命之治言彼毛羽未成
之時即有制限之而豈至于今日乎締兮綌兮
淒其以風言已不得志而退處于閒冷之地如

漢之長門唐之上陽是也蓋失其黃之用而為
裏為裳則我寧以絺綌蔽體而已雖不可以禦
風而淒涼寂寞甘之矣所以不託乎人而獲我
心也獲我心者雖不得所而心常若安于所而
已 序云衛莊姜傷已也左傳莊姜美而無子
莊公之嬖人生子州吁母嬖而州吁驕故詩傳
以為莊姜憂嬖子州吁之好兵而賦綠衣也篇
內不言州吁者其母嬖也故端責之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

及泣涕如雨

野叶上與反

燕燕于飛頡之頡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
及佇立以泣

章末二句一韻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
及實勞我心

南叶尼心反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
思以勗寡人

淵叶一均反

燕上重言之相親之意差池不齊之貌燕將飛
而差池其羽猶夫將別者之不忍也飛而上曰
頡飛而下曰頡下上其音即上下而鳴也送于

南者陳在衛南蓋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
完為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嬀人之子州吁弑之
故戴嬀不能自安而大歸于陳莊姜送之初曰
嗟池其羽將飛未飛猶親近也頡之頡之則已
飛矣又遠而不可復見但聞其音而已禮婦人
迎送不出門遠送于野情之所不能已也又佇
立而望之永無相見之期矣惟是追想其平日
相信之篤及其身心之純實淑慎可親可敬而
已仲氏戴嬀字任大也言其信能質實而無偽
淵深而不浮也溫惠淑慎皆塞淵之實也又不

寧是更以勿忘先君之思而勉夫我先君即莊公也戴嬌與莊姜久已失寵猶以勿忘先君而交相勗則詩人敦厚之思可想矣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
定報我不述

戴媯之勗莊姜也必勿忘其先君而垂姜之憶
莊公也必勉之以古人此風人溫厚之大指也
日月比莊公婦人之依于其夫猶日月之照冒
乎下土也不古處不相好心志回惑而不我顧
答是皆德音之無良也我亦可忘之矣雖然亦
何嘗忘之有日月雖沒仍自東方而出何其為
我之父母而畜我不終耶宜乎有定而回惑不
定宜乎見報而寂然無聞何也然雖不見報若

使我以為可忘終亦未嘗或忘之矣父母亦喻其夫婦人倚夫為所天痛疾之時故或呼父母焉此言莊姜雖見棄而猶有冀其見答之意是乃得其性情之正也或問莊公卒後戴嬀始歸而此篇仍指莊公為言何耶曰此正追思莊公在時之見棄所以歿後而州吁之敢于凌虐也戴嬀行而莊姜義不可行故不得不莊公之是思耳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傲中心是悼

笑叶音燥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來叶陵之反

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嚏音帝

曠曠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懷胡限反

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故但

以終風且暴為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

我則笑之時我雖不忍却之聊與之譁浪而笑

傲然中心實不能自己其悲傷也曰霾曰曠則

又甚于暴矣或惠然而肯來乎尚且回惑而難

定祇令我悠々思之寤言不寐至于傷嚏而已

狂風不終朝彼終日之風而且暴天時之變也

靈雨上蒙霧曠陰曠也不日有曠曠匪一朝隔
日而又曠也曠為風霧所侵而發疾也虺虺雷
將發而未震之聲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于曠
曠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 按

綠衣至終風凡四篇次序原不混如綠衣則指
嬖人之僭燕虺則送戴嬖之歸日居終風似為
莊姜怨州吁之不朝已州吁雖驕莊姜實嫡想
其平居世子之禮亦未盡廢至弒兄以襲位則
足跡不入莊姜門矣故雖形其暴而復冀其來
也或云末二篇又似指莊公何耶曰州吁之不
朝繇于莊公之不顧也故曰追思之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漕我獨南行

兵適旁反
行戶郎反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宋蘓純反
仲救象反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馬叶蒲
補反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老叶魯
吼反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信師人
反

兵以鼓進以金退今既擊鼓而忽作其鏜之金

聲此進退之不定也兵之六步七步俱有成法

今但踊躍而行是擊刺之無方也惟其進退不

定擊刺無方故後有居處喪馬之患矣土國四

句言或作土功于國或興版築于漕雖不無勞
苦而我獨南行爲鋒鏑死亡之患危苦尤甚也
平成也合二國之好也從孫氏子仲以平陳與
宋不無事矣猶不以我歸使暴露于行伍之中
我得無忤匕然憂乎然將徃行復與家室計別
曰是行也將于何居處于何喪其馬乎若求我
馬當求于林下蓋預爲敗軍計也軍行必依山
林求之林下庶幾得之然自是而死生契闊存
亡隔絕與子共有成言且執手而期以偕老猶
冀其或歸而不忍遽傷室家之心也然復嗟嘆

曰其柰關兮不我生兮洵兮不我逐兮關洵想
是當日率師者即孫子仲之謂孫仲主帥關與
洵或其部曲之長不我生置之危地也不我遂
罔恤其私也此見州吁之阻兵虐民而衛國之
人叛之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二句一韻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南州尼心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下後反

覯皖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凱風南風也雖能長物然吹彼棘心棘叢生而
多刺亦無貴于易長矣棘心夭夭然如此其叢
刺也母氏養育我之劬勞而我不得其歡雖欲
不為棘心得乎然非母氏之過也母氏聖而且
善未始不優于德者而我七子之中無一令人
能得母心故耳吾之有身可不知所自出哉爰
有寒泉在浚之下其原可知也有子七人不能
承順使母至于勞苦是亦昧于源本也已又觀
時物中如黃鳥者晁耀其色載好其音如此其
悅懌也我有子七人而莫以慰母之心是鳥之

不若矣可乎哉凡人遭際不順雖遇凱風黃鳥
物候清和祇以增其愁劇况母子天性不得于
母何以為人乎序謂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
之母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詩以自責夫淫奔
至賤惡行也母而不幸如此為之子者不知何
如其自怨艾顧反不為親諱而揚之手哀上父
母生我劬勞此是正訓而反以勞苦代淫奔二
字支離甚矣且母既淫奔而子得稱之為聖善
乎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即天王聖明臣罪當誅
之意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貽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來陵之反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忤不求何用不臧

五行下孟反

序云刺衛宣公也宣公淫亂不卹國事軍旅數

起大夫久役于外故其室家嗟嘆言宣公之好

用兵如雄雉之勇于鬪飛而鼓其翼泄泄然不

顧也我之懷矣自貽伊阻雖宣公好用兵之故

而實君子自貽之也展矣君子豈不勞我心乎

故日月則悠々道路則遼遠而祇足以興思而已然百爾君子舉國若狂者蓋繇不知德行之所尚也凡用兵者皆起于忌人之所有有求之不遂倘不恃不求何用而不減又豈必兵之是用而後為快乎蓋其時宣公之好于啟疆而其臣下從之相習而尋于干戈者故其婦人始若嘆其乖離而終勉之以德行也雄雉雖諷宣公用兵好鬪而實指大夫言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詩傳云管叔將叛大夫諫之賦雄雉然其義指亦同大抵伎求之念固爭端也實

兵端也篇云曷云能來猶左傳秦蹇叔云吾見師之出也不見其入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與器同

有彌濟盈有鷺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叶羽軌反

序云刺宣公也篇中多成語而引之亦多隱語而設為是詞耳首二章皆成語末二章皆設詞也言匏有苦葉雖用以濟然濟亦有深淺之不

同如深則厲之淺則揭之厲即濟言其有戒心也揭即涉言揭衣以行也又如有瀰者所濟之水既盈而軌必濡矣謂其不濡軌得乎有鷺者為雉之鳴甚切而必求其牡矣謂其不求牡得乎不濡軌者疑詞求其牡者決詞也昏姻用夕禮故士奠鴈親迎之時必以夕而旭日始旦則非其時矣士之歸妻必于冰未泮時有媒人以作合而冰泮則無媒妁之言非其偶矣故雖有舟子而見招而我不從之我必以湏我友矣湏我友即待其配也如琴瑟友之也謂也宣公淫

亂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以要之所謂冥然
不覺悍然不顧者故以深涉濡軌之戒語以刺
之言不顧夫人之詬誚也未二章又設為宣姜
之必不見從而引昏禮媒妁以拒之固亦詩人
忠厚之意然宣姜之宜乎見拒而卒使之相從
則宣公之淫惡尤可見矣 詩傳闡云管叔以
殷叛邠人風之賦匏有苦葉通篇俱是隱諷之
語蓋管叔此舉所謂不度德不量力不審時勢
棄親即仇匪人是比與冒險求涉非偶妄從者
相類故作此隱語以相諷通篇意似不屬而聯

言系以月
絡如貫珠首言深涉次章即接以濟盈次言雉
鳴三章即接以鳴鴈而末章舟子仍歸利涉須
友仍是擇配迨冰未泮語亦于濟涉掩映有情
且舟則不需匏矣猶然慎重如此彼屬揭者可
苟焉已哉迴合縱橫隱_匕躍_匕以俟聞者之自
喻其如管叔之不悟何於是苦之者賦北門去
之者賦北風矣此說似亦有據故兩存之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怨采芣采
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遠及爾同死

行道遲遲中心有遠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
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涇以渭濁湜湜其汙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母逝我
梁毋發我筍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
亡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救之
叶居

不我能愔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
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
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予來墜

谷風東風也言當東風和煦之時而忽變為陰
雨喻夫婦之相得而忽然有怒也葑菲之根雖
無足取然采其莖而食之者勿以下體而輕棄
置焉爾但內為同心之勿替外為德音之莫滯
庶幾黽勉不已願與爾偕老而同死也此言婦
人雖知見棄而尚望其夫終身偕老之詞及至
出門則真見棄矣是以行路遲上中心若有違
然蓋其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也而故夫之送
我乃不遠而甚邇亦至其門內而止耳荼至苦
也其甘如薺吾之所苦尤有甚于荼者而爾之

宴樂其新昏如兄弟之親愛而不我恤也涇水濁渭水清茲雖涇渭之難分然亦有水渚之清潔者此棄婦之自喻也豈遽能純以渭濁哉爾之宴樂新昏不我屑以是太無清濁矣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苟以竹為噐皆所以取魚者言我雖去故物尚存汝戒新昏之人毋逝我梁而發我笱遂偃然以為已私然我躬在則尚慮夫前後茲我躬且不見容又何暇恤我所留之物哉雖欲善其後而不能也就其深矣一章想是雜引成語而以諷其故夫者深淺方沫即深則

厲淺則揭之意何有亡黽勉求之言凡物不
論其有亡但當黽勉以求則庶幾矣為夫子者
棄置夫我其于清濁淺深之故皆未嘗悉心而
推求之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言救喪者當盡
其力而我之見棄有甚于喪矣夫子可不一救
恤之乎而柰何其不能我惱而反以我為讎也
既阻我德而不獲伸則如賈用之不售矣昔之
育我惟恐其或困也及爾顛覆之時則子雖既
生育而乃比予于毒予豈能一日安哉我有美
蓄以為禦冬之具今汝宴樂新昏乃以我而禦

窮且泯然武貌潰然怒貌若張其威虐以遺我
之勞肆初不念昔日我之來歸時乎爾何其親
愛之于前而賤惡之于後也墜息也即訓歸字
生育與育鞠對言非必指育男女大抵是為夫
婦者初患困窮而後生殖頗裕其夫若曰吾今
可以挾少艾坐享美食飲食矣獨不念致此者何
人也蚩之篇言既遂矣至于暴矣亦是此意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序言黎侯失國而寓于衛衛侯處之湫濕之地其臣相與言曰式微式微如此其不振也然非為我君則當去而之四方矣胡為羈留于此而坐受困辱哉毛氏云泥中中露衛邑名馮復京詩䟽泥中在今濬縣界即古臨河縣中露未詳朱註泥中中露不以地言而但言其沾濕之苦陷溺之危也大抵衛侯處之非善地待之不以禮當時方伯連帥救隣卹災之意蕩然矣故序傳皆謂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久叶舉
里反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瓊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褻如克耳

序云責衛伯也黎之臣子久寓于衛而作曰旄

丘之上其葛長大而節何疎濶也葛既長則其

時已久矣衛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叔

伯即衛之諸臣也又言何以屢我于此必有相

與救援之者何以日久而不見救也其中必有

故焉而莫之知也我之狐裘亦既蒙戎而敝矣

且匪車不東空國而來矣乃叔兮伯兮不與我
同其憂患何耶然我之君臣細末流散如此其
顛連也而叔兮伯兮衰然如塞耳而不聞是誠
何心哉黎人本責衛君而但諷其臣望之雖切
而自怨自艾詞氣和緩非賢者不能有此陸
機疏云流離梟也其子長大則食其母故名流
離黎之臣子謂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忘譬如流
離之養其子不知其將為已患也然告之而不
聽衰也然如或充其耳然其後衛人果有狄難
是說獲傳采之似尤有據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碩人俣俣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
方之人兮

簡簡易不恭之意萬者舞之總名武用于戚文
用羽籥也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當明顯而事
其事也碩大也俣俣大貌轡即韉也組織絲為
之言其柔也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籥似笛

而六孔或三孔蓋執之以舞者翟雉羽也赫赤
貌渥漬赭丹也言其顏色之充盛也公言錫爵
即儀禮宴飲而獻工之意禮云主人洗升獻工
工不興一人拜受爵此勞賤者而設也榛似栗
而小苓一名大苦葉即今之甘草隰原隰也山
有榛而隰有苓喻大才而小用之也西方美人
托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以美人目其君
者言西周之盛王必能用賢而不令其處于賤
役也曰西周則在今日可知矣此賢人不得志
而仕為伶官者有輕世肆志之心焉其言若自

譽而實自嘲也執轡如組以組而形御者之調
習又以御而形舞者之閑熟也不必謂其才之
無所不備故序云簡兮刺不用賢也 楚詞曰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越人歌曰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蓋做山有
榛兮隰有苓之句然諷喻深遠則不如風人矣
李象先云榛字左木右秦鄭注禮曰閑中甚多
故其字从秦秦西方之地也隰者阜之下于山
而近于濕者但濕有水而隰無水所以苓生本
草云苓土伏苓也大禹走糧取以充食亦多出

于川陝故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亦興體詩傳
云邛之伶東心乎王室東伶人名也又云東與
管通伶人以此為業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悲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
姬聊與之謀

叶謨悲反

出宿于泂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
諸姬遂及伯姊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牽還車言邁遄臻于
衛不取有害

此與下章首二句一韻
牽音轄叶下介反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湏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

遊以寫我憂

歎叶它消反
漕叶徂候反

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于兄弟衛女嫁于諸侯父母既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蒹泉始出貌泉水即今衛輝之百泉也言茫然之泉水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如泉水以赴之而不得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姪娣而與之謀為歸衛之計也涕瀾于言皆地名適衛所必經之地出宿而飲餞古之行者多有是禮也父母兄弟亦指夫家而言尊

者父母同輩者即兄弟也言女子有行既遠其
父母兄弟矣故必問于諸姑伯姊而謀其可否
也問諸姑者不敢直告尊者之意亦言告師氏
之類伯姊乃全嫁者與姪姊同牽車軸也脂以
脂塗其軸使潤滑也遄疾臻至也瑕何古通用
害傷理也言如是則其至衛可以速矣然得無
傷于義理乎疑之而不敢遂之辭也肥泉泉之
異出而同歸者湏漕衛邑名言我欲歸衛而終
有所不敢但思夫肥水須漕使我悠々以歎而
已安得出遊于外而寫其憂哉匪我無酒以遨

以遊駕言出遊以寫我憂皆設詞也 詩疏涉
即濟水禰大禰溝也在曹州界內發干城在東
昌之觀城縣干言皆山也在唐山縣西北按此
必衛女之嫁于齊者詩傳謂嫁于宋謂宋桓姬
閔衛之亡也賦泉水然宋之入衛必經齊地而
過則謂之宋夫人也亦宜

泉水四章章六句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
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艱叶居銀反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適

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

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敍叶都回反遺叶夷回反摧徂回反

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出北門

而指其心憂之甚又嘆其貧窶人莫知之而歸

之天也夫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理益

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室人至無以自安而

交為適我則其困于內外極矣穎濱云室人者

在內而不事事最喜求任事者之瑕疵按此即

偃息于牀之人也亦中時弊序謂北風刺仕

不得志也傳謂管叔以殷叛仕者苦之賦北門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其虛其
邪既亟只且

末句通篇各章同者不拘韻或成語或餘音也

北風其喑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携手同歸其虛其

邪既亟只且

喑音皆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携手同車其虛其
邪既亟只且

雱雪威貌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
象愁慘故率其同好去而避之曰是尚可以徐

徐乎彼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同車則去之七夥矣狐烏皆不祥之物所見皆此國將危亂可知穎濱曰未有赤而非狐黑而非烏者言其君臣同惡相濟故序云刺虐也傳謂比國危亂士民去之賦北風狐烏指叛人之黨如奄徐淮夷輩是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嬈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嬈音懌

自牧歸美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異逸

靜者閒雅之意姝美色也嬾好貌彤管女史作書之具煒赤也牧野外莢茅之始生者洵信也女指其物而言舊說刺淫奔者然玩篇中靜女二字且所貽者彤管所歸者莢恐非誨淫之譬也或與朋友相期偶爾未赴而贈遺之物故詩人借莢媛以詠之耳茅素質莢茅之始生以此知其非譬淫也 穎濱云衛君淫于宣姜故衛之君子思得靜一之女為君內助而不可得故俟之城隅言高而不可踰耳此與序云刺時之指合 傳曰時不尚德陳古以風之賦靜女蓋

言終以居 卷四
俟我城隅即易所稱女子貞不字有待而行也
有女如此不使進見于前徒令其踟躕野外其
不尚德可知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河水瀾瀾燕婉之求籩簞不鮮

斯淺反

新臺有洒河水洩洩燕婉之求蘧蔕不殄

洩音每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序以宣公為其子伋娶于齊而聞其美欲自娶
之乃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衛人惡之故作是
詩以刺焉言齊女本求與伋為燕婉之好而反

得宣公醜惡之人也此詳明貌蘧篠戚施不能
俯仰醜疾之人也蘧篠本竹蓆之名或編以為
困者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也洒高峻也
澆上平也殄絕也言其病不已也離麗也戚施
不揚貌故不能仰也言設魚網而反得鴻以喻
求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所得非所求也愚按
蘧篠戚施皆指宣姜而言始與燕婉之求句有
照應或問何以不斥宣公也曰宣公禽獸行之
人也烏足責之有責齊女者以其不能以死拒
也故其貌雖美而反得醜疾之稱焉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景叶舉
兩反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序云宣公納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

宣姜愬伋于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

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

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

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二子謂伋

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養上猶深上

憂愁不定之貌不瑕疑詞此則見其不歸而疑

之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